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函書別集卷八



詳校官江西道御史臣龔驂文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卷八

禮部侍郎胡煦撰



籀燈約旨卷之二

性習

得於天為性成於人為習性者天理之凝定習者人欲

之因循因謂緣感循謂漸至也

性鎮於其中而為主習遷於其外而為客易曰彰往而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

察來其來處即性也由此而往愈差愈別者皆習也其習而為聖賢君子則本天率性而本末一如者也其習而為凡庸愚賤則循情縱慾而未知守正者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欲非性也暱於聞見蓄之於心漸次發生者耳不知戒慎恐懼禁之於將然未然之先逮於沿而為習不知知何所底止故曰習相遠也

習也者性之發也道之行也其人有聖有愚其事有正

有不正故曰相遠若性則各正者也不可因相近二字便說有此子差別相近對相遠而言猶云不遠云爾性如良木習如斷削大用之可為梁棟精用之可成器物褻用之則為柴而已矣非良木之性然也斷削之蠹也告子杞柳之喻謂仁義非性中所有故孟子據性而是正之今以棟梁斷削為喻則謂其本為棟梁之具也又係據習而論之耳性如寶璞習如斷工費用之則可為瑚璉賤用之則簪珥器用之具耳璞非不貴重也斷

削之蠹也故君子慎習器與之其其難非不貴重也
不知大木可為梁棟寶璞可為瑚璉乃因追琢之故而
歸其咎於木與璞也則木與璞不任受故孔子曰習相
遠君子與時之能階之善非卦中故本卦五子卦卦而
一藝之微習之而漸非其故愈習則愈遠於故矣原非
生性便能如此窮其未習之先與不曾學藝者相去無
幾故曰性相近也性相遠也性相近也性相遠也
性習不分則以習為性者遂謂有氣質之性而滅沒天

命之實將裁成輔相範圍曲成之功可無庸以性為習
者遂謂聖賢悉皆天賦而漸廢學修之實將升堂入室
希聖希天之事可無庸均不可也
問懲忿窒慾曰快心極美之事當其過後則索然無味
憶予少時遇可欲之事此心安得不動但存過後之想
然亦頗有得力處唯忿之一念動於偶然須平日涵養
始得故顏子亦有不遷怒之事既曰不遷則亦當有怒
時

上知與下愚不移既分知愚知愚中又分上下性本虛靜之體安得有此種分別觀孔子乾卦之文言元說體仁合說合禮利說和義到了貞字宜乎說智而獨不言智何也人心之明德雖人人各具其為智為愚則必因事而始見體仁節全說心中所蘊行此節方始說到行上故此止曰事幹猶云作事之具耳性中既不可以知愚分則說到知愚便是說習上知下愚不移是謂上知習於上而不移於上若君子上達之說下愚習於下而

不移於下若天下之惡皆歸焉之義知此節只是言習則上節性習之說是專為習而言可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論語一書獨此專露一性字而不詳言所性之真只取相近二字便謂孔子諄諄為性言乎致知篤行主敬之說先儒諄諄言之獨習之一說隱於四子書中先儒未嘗摘出今特標而出之蓋天下無一日驟得之學今夕學之明旦置之一年之後消歸烏有

此習之不可自己也一父之子一為聖賢一為盜跖童而習之老而不能自返此習之不可不嚴也今試按詩書中聖賢教人之語何一非切切言習者乎一記曰良弓之子必善為箕良冶之子必善為裘習也蛾子時術之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者習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不欲勿施及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之三省均非一日之檢點一事之持循亦習也屢空者心有所習而於此忘焉者也屢中者徵於所習而發不及覺者

也三月不違習之既純者也日月至焉習之生疎者也孔子自志學至不踰矩習之入化而神乎其神者也故論語首章便曰學而時習之但言學而不言習宜乎其未竟厥美也問生人之道曰學而已矣烏乎學曰端其趨慎其習而已矣不學則無事不憊趨不端則入聖無階習不慎則下流而不止矣程朱學孔孟者也予亦學孔孟者也讀孔孟之書求其至是者可矣程朱之所是予固不

敢違程朱之所是非孔孟之所是則當是孔孟而非程朱聖賢何等事業而可以情面論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按知覺便是性之虛而靈處如何說得與性合凡言合者皆兩不相同之稱也便是氣亦由虛而生說不得合虛與氣此是張子語病學者辨之

又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天理人欲安有同體同行之理皆程子氣質之性悞之而氣質之性一說又周子幾善惡之一說悞之也夫論語雖未嘗言性而周易全部則全言性學者也其推性之本原則命於天而有保合之說其窮性之所蘊則有體仁長人四德全具之說其究性之大用則有裁成輔相範圍曲成彌綸易簡之說其八卦中陰陽之摩盪爻位之得失無非暢發此太和充裕之機皆緣此

性稟於天命之初具於身心之內深隱精微難以名狀故本於天命之初而標繼善成性之秘其卦文中陰陽之摩盪何非時乘六龍以御之而乃成此六子乎向來不得其解乃曰止是卜筮之書其悞天下後世不淺矣今觀繫傳易簡備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矣為卜筮言乎亦非為卜筮言乎先儒謂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此等說話皆與孔子大悖

中庸深得其旨所由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深得其旨所由有性善之說此皆孔子一脉相傳絲毫

不走作者學性學而不先學易則未知周易為言性之書矣通書正蒙經世書雖皆發明周易然於文周卦詞爻詞皆未嘗註釋一字此所以韋編三絕之旨後人達之者鮮也

薛敬軒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耳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照按此方是真知周易者

人之性命於天則道心實居人心之先盡人可以達天則人心即為道心之伏求道心於人心之中則幾之察也貴嚴返人心於道心之始則極之建也不二君子分以察幾合以建極分則窮其相及之情而得其相通之故合則究其不一之理而要其至一之歸在中之保合每淆於在外之聞見故察幾而分人為之當然皆天命之自然故建極而合學必奉聖賢以為之師非其師則

非其學學必奉聖賢之道以為之的非其道則非其學習也者學之不已者也此聖學聖功之所由起也屯坎困不一其形屯坎困各亨其道其中惟心亨者為能行有尚習焉故也水流無止時故坎獨言習然而不習不亨安於愚蠢者比比皆是矣
習之移人甚矣哉譬諸長途初則三里五里猶難乃日習而日非其故久則必將萬里而遙譬諸匠作初則操斧運斤猶難乃漸多而漸臻於熟久則必將通神而化

故凡畏難而不習者皆未嘗身習者也。心誠而外
讀六經四子書學制藝取功名將以為學問盡是豈知
其上有經史子集淹通博雅富材而鴻詞者乎豈知其
上有專精一藝極妙窮神實茂而名彰者乎豈知其上
更有嘉言懿行準今酌古取諸其懷而善世宜民者乎
豈知其上更有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達天而入化
承先而啟後者乎未獲升堂妄測室中之美富徒信耳
以論古人甚矣其陋也。

常在聖學中磨鍊自應克成聖學常在聖道中鑽研自
應終達聖道故無一日可以淺涉之學無一蹴可以驟
至之道特不一托足終焉茅塞耳

無日不向存誠主敬致知守靜中打點是無日不行乎
其途者也非至道者也若至道者但取徑於此耳
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致虛守靜學也而非道也修治治
平位育參贊道也而非學也學所以適乎道之路道所
以要乎學之歸也掘之淺而冀其深行之漸而欲其遠

入之易而求其難萬無是理與其語之陳而其
後儒詳言學而畧言道亦如論語詳言學而畧言性是
達道之徑路也學則日用常行皆有之道則性天之精
蘊寓矣如但認學為道則聖門之能學者豈伊無人乃
一貫之傳何為獨曾子一人哉然聖人不輕語人以一
貫亦俟諸積學者之自得耳

達得一貫之旨方傳得聖人之道故曾子之後便有子
思孟子濂洛關閩之學學聖者也後儒之學學儒而已

其去聖也遠矣諺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行半至之途
焉能造域故立志不厭其高用功不厭其猛讀書而不能
條列讀書而不能變化氣質非好學者也讀書而不能條列
淺深鑒別真贗無實得者也

少成若天性植基早則累積也易琢磨待師友扶翼衆
則熏習也深

信而好毋自欺唯此六字是進學實功

呂昌言曰此先生以心得之妙

示人

和璞本圭璋之具乃或混於頑石之目未之鑿也匹夫具聖賢之才乃或終為庸衆之歸未之學也一藝之微有終身習焉不竟肯趣者矣況聖學乎一藝之微有窮神造妙不可言說者矣況聖道乎犬馬於人猶能自効其力羊豕之屬知有食焉止耳飽食暖衣無所用心是羊豕自為也故君子貴自強智慧以用而開學問以勤而積上智下愚不移者絕少中人之資比比皆是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兩

人共學一人理深則理日以益其一不能入理獨于百工技藝奇巧之事見無不知知無不能也非此兩人智慧殊也其用心之徑路殊耳譬兩人同入一山一人循此路熟一人循彼路熟則各造其域耳使兩人而互易其徑則沿途皆荆棘矣然入理既深到融會通貫後百工技藝不難通曉而暱於技藝者終為技藝人耳智慧之用業於於初成就之廣狹自殊於後一父之子其智慧同也其教誡同也乃一勤一惰則所得亦殊故顏子

好學孔子獨有取焉。後儒詳言性而畧言習，學者苦無入手處，不如且專言學習，留盡性以為上達之事，可耳。孔子固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好奕者夢奕，好獵者夢獵，篤於習也。心所不暫釋者，行乎道途而張為手勢，形於語言微于夢寐者，有之。君子之學，不使耳聞目見無非是物，得為篤於習乎。男子職外，置諸室中，禁錮三日，幾若囹圄。女子職內，行

諸戶外，出門三里，或至迷道。七日之嬰，授之乳母，一歲而或踈其生母，三尺之童，育諸他省，十年而盡易其鄉音，習之移人若此。君子之於學也，不列轉移性情變化氣質，其於習也亦已踈矣。人之於學，知易而行難，文易而實難。孔子居周末，已有文盛之感，懼人之樂趨於易而忘所返也。漢時取士如賢良方正孝廉之科，皆為近古，故其得士視後來為最盛，風俗之敝始於六朝，文之厚則行之薄。

矣偽之至則誠之衰矣名之重則實之輕矣不崇聖人之學屈文而尊行烏得而返諸
胸無確見徒勤襲陳言割裂補綴取悅時好以博名高皆無本之學也有本之學融通貫徹觸著磕著總歸一
致而已故曰一以貫之然非由博文而致之恐未見未習之書一觸於目盡成荆棘
學必師承皆好名者附驥之見耳孔子無常師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可耳

好名之心過甚則必狂誕唯反諸實學可以已之
之心過過則必虛浮唯敦諸實行可以已之

呂昌言曰此為好名

修文之士調以良劑

氣運之遷流成於人心之所重孔子曰習相遠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淺言之則轉移之妙術深言之則位育之極功也
士知修文之可以得名而不知實行之久益光昌官知自榮之方為得體而不知居尊之為民父母則實德之

教未修也。好名而不務實學，不修實行，便做誠字不出，博學而不約之以禮，不貫之於一，便做明字不出。

書不足以傳道，則聖賢之著述皆虛誕者也。讀書不足以明道，則學人之誦習皆惘然者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六經皆文之博也，而禮則莫要於周易。淺而觀之為五行，精而求之為四象，又約之為終始，為內外，為上下，為往來，為動靜，皆陰陽之義也。攝之

以陰陽兩條理，井然無妙不貫，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雖聖人之道原在未有兩儀之先，可心喻而不可言說。到得約禮時，已幾幾乎近之，故顏子欲罷不能。古人之書全係抄謄，故得之甚難。今人之書版刻盛行，故得之甚易。然細經手錄者，字字打心上過，又不肯輕易置去，故入之必深藏，諸高閣者，日日在眼中看，又不能從頭徧閱，故得之反淺。此古今讀書人難易淺深之大較也。

學貴端始後此之積累多因其已知者而增益之始學之不正欲其返而歸正難之難矣故周易著蒙以養正之辭孔子有入孝出弟之訓而朱子亦遂有小學之作也

說苑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

而百合不止矣

聖賢之學內而天命性道格致誠正外而修齊治平經綸參贊此非可以淺嘗得也故為品之最上其次則為實行仁義禮智孝弟忠信是也其次則為曲藝苟擅一長皆得稱焉如紀昌飛衛王良造父師曠奕秋鍾玉閔立本之流下及農圃醫卜莫不各有窮神通化之妙又其次則為遠稽近考淹通博雅之學而其派亦異有援古証今修身慎行理社稷經人民者上也其徒飾博雅

潤色詞章者次也

詞章之學唯據事直書者為當若詞之厚則理之薄矣詩賦之學專以性情沉質音律調諧者為上三百篇與離騷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性情非言可盡則托諸比興以盡之唐宋以後景話多而情語少矣比興之體尤為極少故不古人若也至其有取於音律唯以平仄論之而字之剛柔太少不加詳辨故其音律未盡和平此亦推敲家不可不知者也然平仄易知而音律難諧

唯多讀古人詩賦取精繪神者別有領會而已

一貫者內外一如顯微無間體用之流通也無體非用則不淪手虛寂無用非體則不至於偏而不舉聖學原有悟境亦莫難於悟境如以為無是則一貫之傳何僅兩人而喟然嘆興者胡下多觀哉宋儒唯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實從妙悟得也從前節節次次俱有障礙到此忽然打通全不費力所以

為難一貫之說曾子唯而門人疑是悟者少而疑者多也今時粗淺訓詁便人人信為得解至窮其所得之解不過曰一理而貫通萬事豈謂今人率皆超越門人上同曾子乎何悟者之多也豈謂當時門人盡皆不能作如此解說乎何悟者之少也豈謂曾子尚不能作如此解說以曉諭門人乎何易辭以相質也若猶未也政恐後人之能信不逮門人之能疑遠甚蓋能疑者猶向此中打

點不肯輕易置去而能信者遂人人自認為得解絕不知有妙悟一境矣凡七十之一道且夫為一應之樂未也後儒詳於言學揆去悟境間有及之者指為釋家之頓教至窮其所學不過格物窮理道問學盡之矣果爾則夫子之告子貢女以予為多學而識其語非矣甚矣是行乎半至之途而自謂到岸者也一代無放斷內無放孔顏之樂只是道理融通渾而為一無逆於心耳顏子之好好此者也若但執博聞強記為學終墮子貢多識

一邊但走顏子博文一路恐時習而說之境界尚未易到何云孔顏之樂蓋孔顏之樂即一貫之妙也再感一以貫之只是道理融通渾而為一外無所隔內無所窒而已今日曰一理而貫通萬事既有理事之分又有一萬之別焉能貫而為一況用而字一轉是又將內外前後分作兩截貫而不一焉云貫乎一貫且先識孔顏之樂未易學聖人者未易知孔子之一貫且先識孔顏之樂未易知孔顏之樂且先學顏子之好未易知顏子之好且先

學孔子之時習但能造到悅的時候便臻於好與樂也不難然後人之學求知而已逮於畧觀大意便謂已解甚矣好與樂之難也子思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又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此皆內外一貫之妙也子思由中和說到位育孟子好辯章將欲挽回天時人事而但曰正人心此亦天人一貫之妙也要非孟子不

能辨此曰五六七八九也此亦天入一貫之妙也愚非盡下不
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論語亦有言性者乎
曰有一以貫之天下歸仁是也性不可言故止言性中
之大用而曰吾道禮樂刑政聖人之參贊位育道也謹
言慎行戒慎恐懼一身之參贊位育道也要必有大本
存焉故曰一以貫也至一而不可言矣宮牆之美富一
之敦其化原者不可言也天下歸仁一中能貫之妙也
功力可加在將發已發之際未發之中非功之所可至

也故夫子之教回也教以勿視勿聽去其外干者以養
其中存者而已孔子釋乾元但云萬物資始其為所資
者不可得而言也時乘六龍則能貫之妙各正性命保
合太和則已貫之妙也因性命各正之後所保者止此
太和故曰一以貫也今將執一理而貫通萬事之說推
之如但向口頭念過一與不一貫與不貫何待問哉如
克向自己心上體貼一番先執此一理以周於事事則
拘理以觀事而實則一事各有一理已非此一理之所

能貫執一事各有一理之說則又逐事以分理不可謂貫之出於一是此一言先有語病其病在理字耳不知此政夫子之道也夫子不能添設一語謂非實由妙悟不易得解後來解此者唯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二語耳天下無二道率性之謂道即此道也推中之所由發則和為達道究和之所由起則中為大本是費而能隱造端夫婦察乎天地者一乎二乎貫與不貫蓋可知矣曾子以忠恕解之如但將忠認作忠恕認作恕何

由能貫乃窮忠字之究竟原不以人而隔也窮恕字之原頭又不以我而塞也是忠恕亦借來字面其妙則人已流通於無間而已第道字所該甚廣今但就入己最關竊處指明之故遂以為淺言之也然非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到底不能得一又焉得而謂為貫乎况既添出萬字萬矣而謂為一乎自非達道未易辨此

呂昌言曰此等論解

洵如暮鼓晨鐘醒人睡夢愚固宮牆外望外讀之猶不忍釋手

莫問如何能貫只此一字可該六經之旨可括周易之

蘊可顯圖書之秘可達性命之原但止逐事分疏便屬
差別不知此一何由能貫不知此一亦并不是貫此豈
一理字所能明了理之為言在逐事逐物條理分疏處
見得者也觀窮理盡性至命之說則理之一字止是初
地下手工夫耳
見得無窮盡故子悅漆雕開見得無方體故夫子與曾
點合此六字方成一貫方是夫子之道回魚有之顏氏
之子其庶乎故不待語以一也

無窮盡無方體渾而一之方是夫子之道而開與點各
見其一半故程子謂二子已見大意
無窮盡者虛也無方體者靈也若將虛靈二字打合一
片則杳不可得其解矣聖人之一鳥可言說乎
有散錢而無索子是博而未能約也有索子而無散錢
是約而未能博也夫博約二端是初學者一邊事以此
為一貫則誤矣若使一屋散錢用數百文索子只這一
條索子便教他擔持不起何也博約之見未忘何由能

一子思說出未發隨便說出發字若非中之所有便是外面襲取來的何由能發何由能發而中節若將中和分作二者便不解大本達道流通之故便不解發而中節之妙便不知子思於中和之上止用一致字之旨何由知孔子之一其補文聖人之一言也

顏子去聖人一間是據三十時說也然顏子卒時年止三十二歲若云三十時便與聖人之神化相去一間設顏子而至七十比諸從心不踰之夫子不大超越乎須

知夫子三十而立顏子三十而如有所立此其相去一

間者也

靖誠合曰以如有所立較三十而立為未達一間是鐵板注脚發先儒之所未發矣

孟子之性善即子思率性之謂道其善也則發皆中節之旨也蓋人喜怒哀樂之性原根於無思無為之天本皆大中至正無少偏倚感以外緣投之物欲而汨其本矣如見美食而悅之見粗糲而惡之見章采而悅之見敝緼而惡之其初止感於見聞動於可悅可惡已耳愈積愈多愈積愈久盤根固蒂觸處發生罔非惡緣胥成

邪妄與根心無異緣其所由皆外感聞見留其根蒂者也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視聽不可絕絕其所由視聽者故曰克己不見之色不聞之聲絕不入其夢想未常視聽故也遺腹之子不夢父彼於視聽未有所緣耳見聞之伏而隱隱而見其幾危矣故克己者慎之天本人之生也直朱子曰生理本直理本直三字只是一箇生字耳蓋靜專動直者乾元之亨而利也乾之直在動處見人之直正在生處見以人之資始資生皆資乾元之

動直而始所以曰率性之謂道到得在人雖窮凶極惡莫不有平坦之氣存焉中庸所由曰誠者自成也若罔之生也幸而免則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聞也者不可得聞而聞之者也聖人之言性言天言道見於四子六經蓋亦多矣今人得其言而解之便以為聞道者乎便皆如聖人之所謂可乎若猶未也則聞之為說必有不可解說不可得聞之妙在其中矣既曰朝

聞又曰夕死則必有倏然轉移之一境也不云數十年之積累而但取必於一朝是悟非悟當自了然後來學者不一提掇道字終日言學皆未聞道者耳甚至舉起朝聞夕死之說便指為佛氏放下屠刀噫宮牆外望之人其不可與言聖人之美富亦已久矣

聖人之道實有悟境此境一觸則萬理皆融全不費力今試觀人同此心人同此知智者之知愚者之知皆無異心也譬之愚者一事未達逢智者解說之而不覺其

豁然則此一事之明了即一事之悟境也夫未明之先與既明之後其境在倏然之內忽而改觀人之悟境亦復如是然止可為知者道耳又如學者讀書因一二字未解其義遂使全章皆不得其旨若得明者解之不覺其豁然通透矣此一字之明了即通章之妙悟也聖人之道天地之大萬物之廣身心性命之精微天下國家之遠大罄天地所有之書解說所不能盡茲欲於一心之中窮其原而竟其委非由妙悟曷克幾此如但執為

放下屠刀之說而不知聖學實有悟境則是四書六經以外之學非四書六經以內之學也

論語為聖人傳道之書精及於一貫之微粗及於飲食

衣服語言起居之細何非道之散見然非有論語顯易

明白可以探本窮源則周易之旨終不可得而達也

靖誠

合曰周易道之大原論語道之全體周易潔靜精微論語明白顯易唯其明顯故學聖人之道者不可一日而離舍此即別無途徑亦唯其明顯故標講學之幟者不肯一言道及恐無以動人此人已虛實之分也非有論語顯易明白則周易之旨終不可得而達也至哉此言乎洵為後學之津梁矣

朝間道者是由博返約貫萬於一之大幾也即顏子之

高堅前後如有所立參賜一以貫之之候也故下曰夕

死可矣

陽明謂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本有何

枝葉可發此言亦未盡一本也萬枝葉也貫則其中之

精脉徹上徹下而不少欠缺者也故此一句唯貫字最

妙指出一字直提掇源頭耳其文原未及萬故不可以

萬字對此一字萬字小對一字不過聖人但曰貫之不

曰貫萬如云只是這箇充塞于天地間耳

靖夫魯氏曰此等解說從前許

多多疑案

孔孟之道實非一蹴可至深積力久由博反約實有頓悟存焉只為此等境界非粗淺者所能遽達故一貫之旨唯曾子子貢始得而聞後之儒者止據一人之眇見存為論說拘而守之不肯濶開一步其於陸王則指為頓悟指為放下屠刀夫聖門而無語境則一貫之理亦何人不可解說當不獨參賜兩人而朝聞夕死之說亦

聖人之贅語矣且但如後儒所解則人誰不知然而人

皆可以夕死乎若猶未也則室中之美富恐非宮牆外

望者所能測也

執夫陳氏曰矮人觀戲妄意以為然宜不若登高而呼者之遠且大也

夫子之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解之者悉

知其為曾子之悟不知後儒何忽謂悟為頓教然則曾

子之在聖門亦止可為頓教乎據後儒之意不過謂人

之於道當以積學為要耳所以有深積力久之說然則

陸子之與陽明竟是不曾讀書字即不識義即可解者

乎且但以積學為主吾不知學而不思又當為何如人也況自周秦迄今其間博物洽聞者蓋亦不乏果盡為知道者乎果爾則聖人之門身通六藝者蓋亦有人何未聞孔子之以一貫告也且孔子之語子貢也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則多學而識其不足以盡聖道也亦已審矣孔子而後幸有子靜陽明其超悟逾量其事功卓絕逾量曾未有纖毫與聖教相違顧乃不滿於後儒之心即其不滿此兩人者究其讀書之精超悟之

妙行事之當又未能盡逾此兩人亦見其妄矣當知學悟兩途皆聖人所屬望於人者特學易而悟難耳學且不悟者比比皆然學而悟則絕少矣子思之言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尊德性而不致於廣大道學問而不盡其精微恐皆為半至之學也行半至之途幸毋輕詆升堂入室者也

靖夫魯氏曰聖學與異端不同全在原本處分別

周易者博文約禮之書也其天地人物精粗巨細罔不具載則文之博也故君子之格物當由周易而始周易

之物不格何物之能格乎合四聖之易而論之爻歸於卦卦歸於圖則禮之約也伏羲由外之六十四象而歸於兩儀由兩儀而歸於太極是顯微闡幽之妙也則禮之約也文王之元亨利貞七日來復維心亨則禮之約也周公於始成之爻命之為初而乾坤兩卦特添用九用六兩節則禮之約也至於孔子乾坤彖傳文言以及窮理盡性至命繼善成性顯仁藏用諸傳皆禮之約也不博固無以為約徒博亦必不能約故必兼是二者然

後可幾聖人之一貫博文非一家之文徒資腐陳之糟粕而人人啞其旨甘究復何味約禮非拘固之理未悉衆妙之本原而空空存此靜寂亦復何貫一貫也子思孟子皆孔子一脉相傳深於一貫者也故克與顏曾二子并稱大賢列為四配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一貫話頭只一性字便該之矣天則性中最初之命賦道則性中推行之作用也子貢之言性也亦兼言天道天所以原其始道所以究其終也此子思

之一貫也梁襄王問曰天下烏乎定孟子曰定於一熟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只此不嗜殺三字各正之太和原是如此長善之仁便是如此仁民愛物推恩之廣全是如此此所由斷斷乎謂性為善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孟子之一貫也

言曰千古而下善會思孟之心者其惟先生乎

此和論非此固之既未也

昌

物之學求適乎悟之一途者也此但搜剔字義求明章句而已然非漸而積之則事物之理不能畢達逮於窮理而理明格物而物格有以探本歸原則倏然之境矣譬如今人作文一題入手若有些子不能透闢則或終歲終月不能置筆苟得旁人一發明之或因自心之觸悟而心地倏然澄徹此非暫時驟通之事乎聖人之學窮理格物者在平日則積累之事也偶然感觸者在當機則倏然之事也夫子以一貫語曾子而曾子曰唯非

其積累既深轉為倏然之機乎若顏子之不違則無所容其悟矣所由高於曾子一等也如僅執窮理格物為是頓悟為非則行乎其途而未達地頭者耳然而一貫之妙非其入不易領會所由非頓而是漸歟

一而不一則不淪於拘墟貫而有所以貫則不病於紛擾

聖與儒何分孔子之於周易也如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復見天地之心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易冒天下之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至精至變至神皆說向精深沉細一邊後儒教人但教以窮理格物道問學第說向粗淺顯易一邊是為學者言之可知精深沉細一邊後儒尚未言及

一以貫之與天下歸仁止是一義仁即所貫之一天下歸則能貫之妙也不待既貫乃始知之也

聖人之學無過知行二端其知難其行易者必事事察識詳明然後能委曲周詳而無誤也不然則疑畏而不

能前矣其知易而行難者必事事身親歷過然後能窮理而至命也不然則虛懸而無所得矣故人之有德者謂之德行謂有行而後能得之於己聖人之道貫於參贊位育一邊乃始謂之為道是即德行之克也一夫一貫之說參賜雖同而實異曾子由力行而入故一點便知子貢由多識而入其行尚在後面故有不欲勿加之說夫子曰非爾所及

元亨利正乾之一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德德也人之一貫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之一貫也

學人終身馳騫於名利場中聞人所聞充口便言性學此執樵夫之斧柯而妄擬海舟之棚槳也靜中之妙不曾體貼一月半月執古人片言隻字而胸無確見皆隔膜者耳

一之云者無可分別之名也貫之云者是有可分別而仍無可分別之名也至曾子之告門人是專說人已相

接之事宜乎確有分別而却專為恕字留神何也謂人知忠為盡己之事恕為及人之事判然各別而不知恕之及於人也皆忠內事也故曰忠恕而已矣如云恕亦莫非忠耳觀孔子之告樊遲以忠為與人之事則恕可知矣如此則朱子盡己推己二解亦有半是半非其曰盡者亦已推者亦已是也其於忠則曰盡於恕則曰推非也當知所推之己仍然是自盡之己也

曾子告門人舉出忠恕原因門人皆知忠恕本是兩事

却要使他知其中一脉相通之故如云人知忠為自己一身之事第及人而不如其為己則不可以為忠人知恕為及人之事為人而不能實盡其在己者則不可以為恕故及人之事皆自盡之事此方是一貫之旨天下歸仁是顏子之一貫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是子思之一貫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是子貢之一貫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孟子之一貫

薛敬軒曰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所謂貫即各
具之太極也照按此解便與以仁分體用者迥別天下
何嘗無解人可知敬軒造道之深一貫之妙蓋入西谷
一貫八喻及詠易圖諸詩附後之大本是也思之可
一貫八喻之中言自盡之車此亦只一貫之香天不
分疏理事太支離貫了方為得一時試看梅花春信到
一齊分付上南枝而不以其為山限不有以爲出入味
本非第二可安排不是融通貫不來大似空中端正坐

千門萬戶一時開九如萬象歸空際之歸來天也
千蹊百徑渺難任貫後寧煩著意尋譬若火鎔銅鐵錫
總來銷作一提金之歸來天也
天根秘密少將迎用處何妨有異名肯把真金鎔在釜
方模圓板逐時成之歸來天也
太一分明貫裏居打成兩截欲何如若言尚待推移力
天籟憑誰撮合歟之歸來天也
果然貫了方成一函蓋渾如天地般造化雖然殊萬類

陶鎔都在此中間

內外憑誰區別之也無前後待思維百川總向歸墟合

消息盈虛水不知

玉栗陳氏曰如此妙悟非夙具至性那易辨此予蓋請教再三靜會十日

然後知其妙也

三十年來被熱瞞止將太極作圖看薦從領得羲皇旨

凡百咀來作一丸

玉栗陳氏曰先生謂太極非圖予亦請教數次乃始得其解也

改正循環太極圖

混沌前邊一畫無此時萬象總含糊微文細補先天易

按候勻鋪太極圖日往月來通竅妙坤終乾始定規模

只須近向身中取造化於人有異乎

玉栗陳氏曰循環太極圖可以俟百

世而不惑

先天八卦圖

易卦開天天不違元之亨處露希夷乾坤終始剛三畫

日月迴旋當一期退象轉來還是進耦爻劈破復成奇

得知妙自天心出莫漫慙慙問伏羲

畫前先天六十四卦圖

畫前有易妙無如畫後泥文祇自疎龍馬負來原是數
 天根見了不關書追尋虛白通無極輪轉貞元起太初
 若只但從圖象會北溟何自識鯤魚淵文聖如鯢如魚
 卦象圖不盡示之言陰陽何處立胞胎太極中間兩曜來四象更須加一倍
 六爻從此定三才鬼神到易輸情狀天地歸圖自往回
 都只厭渠滋味淡不曾親見地中雷太極圖下曰此百

歲令圖

此圖曰卦民來也

四序循環逐漸移打從何處露端倪閉關欲識真冬至
 復命先尋活子時向後推遷成歲令從前竅妙出坤維
 此時正是開天日七曜同宮也大奇一候新土嶽古今

八月窟圖

此圖曰卦民來也

皎月當天萬古清不知何自起貞明打從東北趨坤乙
 旋向西南走兌丁乾甲已週三畫備巽辛初感一爻生
 無邊造化資毫末莫待雷轟第二聲水盈營固無窮

天根圖

此圖曰卦民來也

生長何能不斂藏幾人從此作商量
 螾蛉未化封泥庫 蠶蛹將飛秘繭房
 裏面包含天有首 外邊營固地無疆
 祇緣未識歸根妙 常到堅冰怪履霜
 莫幸味為一文士 如日總詠七圖
 前不味何自豈良即法於東北歐軌
 真人原自息深深 莫向成文以後尋
 月窟搜羅新月魄 天根培養舊天心
 恰臨坤位含終始 一到陽生徹古今
 不信但看雷起處 許多歧象立森森
 於前意此出中驗 四六又詠先天大圓圖
 前或裏歐於開闢必齋真冬空

一百二十單六畫後先天已備於斯
 內中打合師龍馬 外面分疏倣洛龜
 攢攏百川歸巨海 栽培獨幹長繁枝
 伏羲圖與文王卦體用同原知未知
 千半詠文王開圖作易 劈破羲圖八八全
 易中何卦不先天 情知卦畫圖中出
 便合圖心卦裏傳 合處藏分為妙諦
 用時含體是真詮 但從內外觀來往
 聖道根源已卓然 下點心氣輪為品
 賦得三十六宮都是春

羲皇三畫最分明收拾剛柔造化精月窟轉來稜角露天
心起處卦爻生始終數具陰陽足上下經分序雜成品
物得資乾用九太和元氣各充盈
御試
子半貞元會天心肇見時葭灰初驗氣宮繡始添絲管
籥黃鐘律郊壇赤羽旗音希滋味淡陽德是亨期

水西周易

易自乾坤二用來天人妙義此中該不知誰把乾坤用

九六方能逞異才

四聖傳心

圖裏精微詎易論圖中秘密更難言解從未畫前頭看
卜度無能是道源

盤味天視

暗室從來不問天寧知天眼最幽懸偶然覺得回頭看
便是天光朗照然

春與安分

春是春來秋是秋難將絡葛易貂裘人生合有蒼天在
肯以閒心分外求

謝空浩然吟

存四首

造物陶鎔信有真行吟坐笑見全身堯夫卷裏分明說
不躡天根不識人
宇宙中間有大音等閒收拾入清琴從教霽月光風內
領畧乾坤萬古心

大璞生居造化圈混沌抱養不知年鑿開文彩光芒甚

照徹乾坤日月天

造物於人隔闕乎太和元氣本來俱天心見後安閒甚

何處春風不是吾

閒披書卷夜燈煌夢到尼山入講堂明月朗然天似水

虛庭依約起宮商

聯折先天八卦圖

一文初畫兩儀生從此三加卦體成盡解斷連看卦象

誰將分合辨爻情擬爻須向連時會逐卦方於斷處明
但識圖成十四畫先天無恙是義經

氣與河圖

龍馬初生迥不羣開天妙道具旋紋生成數衍團圞體
奇偶形連活潑爻位置乾坤藏浩漠包含造化在氤氳
若還未解河圖祕請與龜書較合分

洛書

試把龍圖辨異同獨將九數演宗風盡疑體段多藏伏

誰解方隅識會通合處既無分處有存時雖少用時窮
若言書數終於九請看周圍對待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卷九

籌燈約旨卷之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之平亦莫非絜此好惡則忠而恕之事也

明德之明與孟子固有之有同義指其實有于中者言也德也者天良之固而不少虧也明也者靈妙之體而無勿燭也孟子良知良能正是此旨故朱子以得于天者釋之

不專曰德而曰明德乾卦乃見天則復卦克見天心此兩見字便是此明字非其本明曷由能見譬若昏夜入于奧室雖衆美備具孰從而別之帝王以道相傳帝典

康誥咸言明德子思亦言誠明無異辭無異旨也後之學者若能領會及此方可親承一貫之旨此惟中庸自誠明之明與此明字相同姚江自號陽明至其立教又奉良知二字以為之主彼非無見者也然亦止可為知者道耳大賢以下凡克著書垂訓要皆各有確實見地存焉如必推勘至盡求其語病而指摘之雖孟子猶不免矣况下此者乎故擇理不厭其過精而論人則無取乎太刻

孟子之良知良能指赤子之心而言陽明之良知指妙悟而言不可混看然而妙悟之心終非有加于赤子之心唯妙悟者知之先儒夢覺關人鬼關夫夢覺之境即迷悟之一大機也後之儒者不察其故纔說聖道有悟境便指為頓教便指為放下屠刀夫夢而方覺亦暫時之事也然稱為夢覺則是之稱為頓悟則非之何為是彼而非此也夫學人之致力有漸迨于既能解會皆是倏然之境原不待

時者也是惟至者知之不至者不知也夫明明有倏然之境但文其辭曰夢覺則羣以為然謂之為悟則羣以為不然是悅其文而不悅其理也此與易性惡之說而指為氣質亦大略相似蓋性之有善而無惡孟子辨之詳矣不察吾性之何以必善但覺得其中原有此子戾氣存焉因文其辭曰氣質之性此等語病誤人不淺曷不將中庸孟子合而參之

中庸首章從天說入性從性說出中和從中和說到位育皆大本之所發達道之事也溯其源頭可見愚夫之渺見胥天德胥天才矣能率者不違性之初故理曰天理不能率者悉屬情之偽故欲曰人欲本然者賦于天勉然者染于人也只此一章便提出千古學聖的綱領學者不可不細心體察對其點少其典必起而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用間諜者因敵人而用之則情通而勢順行福廣者藉土人而導之則路熟而

行安聖人方將範圍曲成榦當大事安得不先戒懼慎獨涵養天德哉

四子書洩露太盡者無若中庸首章天人交關處打合不攏既未知理氣之稟賦厥有由來則位育大作用何能做出看他從本說入性便已探本窮原到得率性不離發而中節便見性情流通徹上徹下融成一片而忠恕二字不足言矣所以能中和致而位育成也後人看位育二字太懸絕似非常人所能只為看天字太遠耳

因吾性所稟之天德出吾性自具之天才以經理天秩天叙仍然是天工天用而已

性字心旁加生有二義一謂心所由生一謂心中之生氣資始于天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故曰心所由生一元

之善普利美於不言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曰心中

之生氣執夫陳氏曰疏性字何等確切

性情二字分疏不明到底不解一貫之妙譬之于水其流也其不盈也其行險也皆從源頭奮發出來何嘗非

水之動用本宜以情言之而今曰水性如是未有不以為然者如必離性于情另作一解豈知率性之率與大本達道相為流通皆一以貫之之妙乎但解情也者性

之動也道也者性之周也便是位天地育萬物皆不能出此性之外便見分曉孔子之保合太和便是性中涵

情孟子之四端便是情中涵性衆乎劉氏曰疏性情二字誠不啻揭日月而示

之矣自內而由外由中而達於外也

自天以下水之泉源未有不清者以泉配性則清其善

也其有不清則後面攪和行潦耳攪和者自外而至率性者自內而出所由曰率性之謂道率也者順其本然之謂也朱子曰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于濫也以濫為欲恐未必然濫特水之泛濫者耳水之下流固無不汪洋浩瀚者是水所應有者也欲雖在動處見得然而非其性矣今日率性之謂道謂率則為道不率則非道也率也者從源而出者也欲也者外面之攪和不率于源者也即水之泥沙

汙濁攪擾清源者也人性本善原非氣質可言子思孟子一胗相傳胥如此矣聖人最精最密之訓無若以克復告顏淵必如先儒之說便宜以克去者為氣質之性矣氣質既已屬性則吾心之內具者矣又何待以視聽之說告之然而克己之目則首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豈不是從外面把截住懼泥沙之攪和乎先儒以性為體以情為用以知覺運動者為心所以有性猶太極心猶陰陽之說然太極陰陽只動靜體用之

分耳如上以心字向運動處說豈不與情字犯重張子曰心統性情此心字只如子思之中字指其所在之位而言如人指凡物之中便謂為心者然也非另有個心字在性情之外別煩講究蓋人所具中和之德無過一體一用一靜一動而已善動者陽之類也明而可見者陽之類也若陰則靜而先迷者耳陰陽既各有定性人稟陰陽之氣得陰而成形得陽而成性陽固善動而光明者也知覺明之類也知覺之發動之類也然必有至

靜而立體者存之於先是心性隨人所別而一體一用一動一靜已無餘義也何得另有心字煩作三樣解

說執大陳氏曰破了多少疑團

先儒論性必要說個理字則子思之中字為不當矣必
要說入氣質則孟子之性善為不當矣恐于克復實際
於率性實際於孺子入井實際未能見透也此便是聖
賢與儒者兩下分途處然則性字宜作何解但當云人
所稟受在中各正之太和云耳陽明曰有未發之中即

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此等語非深知性善非深知率性之謂道未易言也然工夫到此實無可全之法止有戒懼于靜存之時省察于將動未動之際耳故顏子之四勿便是兼靜存動察而密其功也

性之一字只天命之謂四字已盡中庸後面說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穆字說在靜邊不已說在動邊便是體用流通天知是性亦如是而已今必說個理字是有知有覺之後方始見得者也豈性之體耶豈子思用中字之妙耶孔子之繫易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既將理性分說則理字非性可知乃理字之上用一窮字豈不全在知識上面用功至於性但說個靜字故知理字必與性字有別

執夫陳氏曰尊經而不尊傳知其得力全在熟讀經文

率者順也不作行字解順則自內循循而出行則外面之動象也道字解曰猶路是將率字認作行字了彼其方出於性原在念頭將動未動之時豈遂有行之可言

行也者道之徧著于事務者也看率字既差則認道字亦不切矣子思說此一句以性字推道字之源頭以道字究性字之歸宿下文所云大本達道是也觀其屬意原在兩頭而中用一率字以發其前後流通隱顯不二之妙故曰率者順也譬若從京都而至某省非從他省而至某省也又如云從京都而至某省非但從京都而至某府某州也是確不可移者正在兩端之性道二字所以謂之為順今日猶路但取中間可行之一段而前

無發足之地後無歸宿之所矣試觀後面君子之道費而隱此豈路字所能解乎又觀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此豈路字所能解乎又觀造端夫婦察乎天地此豈路字所能解乎四子之書諒無二道亦可云朝聞路夕死可乎所由謂先儒言學者多言道者少職是故耳然則道字宜作何解觀上面溯原于天推本于性下面說到中和位育則道也者廣大精微性情流通顯微無間天人合一之名目也唯孟子認得源頭確看得率字當所以

能說出性善二字所以能引出孺子入井一條至于孩

提知愛莫非性天流行何有矯揉何有造作豈得不謂

為順乎

呂昌言曰道不可以路解率不當作行看非讀此書終如昏夜

廣大精微之謂道觀費隱諸章可知

性情流通之謂道觀大本達道之說可知

顯微無間之謂道觀不睹不聞莫見莫顯之說可知

天人合一之謂道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中和

致而位育成能可知言道者不推本孔子子思孟子之

言彼所謂道亦道其所道而已然道畢竟屬大用一邊

何也蓋天命之性原在未發一邊到得發而為和始稱

達道故也

靖夫魯氏曰聖人之道貴在作用一邊非如釋老以隱微秘密為道也

或曰子思明言修道矣道而可修豈專謂順乎曰道而

可修便是用邊之事如禮樂刑政之屬安得不修故下

遂補出教字予所謂道是率性之道是從本源上說起

烏可不順曰道有二乎曰道非有二而本末則不能無

辨修道之道達道之道也率性之道據大本之發動而

言也亦如天命之謂性與率性之性便有分別天命之性是本正性命太和之保合也說在賦畀一邊下性字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者也即元為善長之說說在稟受一邊上性字在天則流行之太極在人則敦化之太極下性字則在人之太極逮于已發則流行之大用故以為和而又以為達道也

氣質之說必不可言性今試思氣為何物質為何物謂性如是乎此亦不辨自明者也

乾健也繼乾者坤坤順也率性之謂道以人承天坤德焉耳所以謂為繼之者善也

何云率字為順義性天之本具於人心是一元之所亨太和之保合於穆之流行一誠之分著者也若其不順則岐而為妄離而為偽背而為惡矣三者非性也是泥沙之參和清泉感于外緣而旁出者也所以必率于性乃始為道所以孔子教顏子亦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子思亦曰戒慎恐懼莫見莫顯而慎獨也

性非理可言也是定命之靈源含生之主宰也道非路
可言也是體用同原之密旨天人合一之奧府也
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性也及其發而中節情也孟子
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為善其說蓋出于子思
必待既覩而始勿視不已視乎其勿也不已晚乎故孔
子曰非禮勿視而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必待既聞
而始勿聽不已聽乎其勿也不已晚乎故孔子曰非禮
勿聽而子思曰恐懼乎其所不聞此克復之實功存養

之至密者也

道在事物公共上見理在逐事逐物條理分明細微曲
節上見故喜怒哀樂雖出于一人之心而喜怒哀樂之
所及則不可以時地限矣如僅在一人身上理會便將
道字看狹了何能做出位育底事功亦并不知天下歸
仁之秘旨矣當知吾得大公之理以有其性則天之所
生凡有性者亦莫不各得此大公之理是吾性原涵此
公共之天而公共之天遂無往而非吾性所由位之而

位育之而育故以為達道也達也者由大本而達即由性而達之者也發者達之初幾達者發之究竟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除却中庸別無可聞之法蓋此章原具天人合一之妙本與易道相為發明今略言之天性之原也命天之動也性天之定也天元也命亨也性則其利而正焉者也其在人也性人之天也情性之動也道性之充也性元也情亨也道則其利而正焉者也

朱氏公遷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于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照按此二道字原各不同一為天之大用一為人之大用天之大用是各正性命之時是賦畀一邊事此時人性方成故在天則可以道言而在人則止以繼善成性言也若在人之道則率性之後已發之和也此二道字原不相混蓋統體之太極乃乾之元也

統天御天者是也至于既亨而陰陽呈露乃始有雲行雨施保合太和之事故曰一陰一陽之道道謂統體之大用已行也乃自天賦而論則為保合之太和自人之稟受而論乃始為性此性字即各具之太極故以繼善成性說在陰陽之後繼善之善即元為善長之善也蓋乾之文言皆言率性之事至于發而中節仍不離和故子思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又各具之太極既行之大用也不知子思天命一句本乾彖來率性一句本

文言來凡將道字說在所以然處皆非聖賢之本旨也天命之謂性是體統之太極邈繼善所由來率性之謂道是流行之太極推位育所由起西山真氏曰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則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踉觸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踉觸則氣稟之所為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

為然凡人之為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為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照按循字最妙乃率字正解即照所云順性而出之者也至兼氣而言性仍與性相近也之注同一見解大約宋儒皆如此說不知天之賦于人物者皆是各正之太和故人性之靈悉是太和若形體之成則氣之為也人之心未有不靈者則未有不具此太和者也此太和之賦畀人與物莫不如是特在人則靈為氣主在物則氣多而靈少耳故其知識皆偏不能如人

心之妙孟子謂性為善子思發昏中節昏乾象之旨也當知氣自氣質自質與虛靈之體何涉至告子生之謂性是誠以氣言者矣此告子之誤也故孟子以大羊律之論其形而已矣豈儒者上法孔孟固可與告子同一見哉見哉不覩不聞者元也莫見莫顯者亨也戒懼慎獨則謹于亨慎于利以求合乎道而為正者也未發元也發亨也發而昏中則利所中之節則正也

大本元也達道正也本之能達則亨達無不達則利達而不離乎本則正而為道者也即大本而為達道所以謂之率于性率之云者不矯揉不縱逸不違背故以為順也是推性合情反情歸性內外一如性情流通之妙也故以為道也

衆乎劉氏曰全從周易領會妙旨是先生得力處

中字一字也大奇只緣其中不能實証其無而又不能一一指稱其有姑即其所在之位而証之因謂為中耳若既有條理可言已在有知有覺之後則充塞洋溢之

極功是道也非性也故惟中之一字亘古亘今擷撲不破此周子之無極圖相去則天淵矣故後之學者還當以六經四子書為的不當以先儒之說自畫

喜春象樂夏象怒秋象哀冬象

喜少陽樂太陽怒少陰哀太陰

喜近仁樂近禮怒近義哀近智

中無為而靜正者也戒慎恐懼是從門戶道路上把持欲使之率性而為道耳顏子四勿正於此地做工夫故

不睹不聞即勿視勿聽之義
既知率性為道由大本以達則見道皆見性之地矣既
知性為天命又以位育還諸天地則率性皆達天之能
矣如但謂元亨為大通則已埋沒了元字實際如謂利
正為利在正固則又埋沒了利字精神不惟贊辭與戒
辭渺如天壤且將四德說成兩件皆與率性之旨不合
位育之道著力在一致字致之者是中到極處無一物
不中和到極處無一物不和者也全是聖人地位攬不

得纖毫工夫在內雖離不了禮樂刑政却非德位兼具
者不能蓋範圍曲成必非甫能戒懼慎獨人所能辨也
中和二字上僅用一個致字不曰致中又致和便是合
一不分底妙處蓋以一人之中達而為和則工夫在致
字上以一人之中和達而為萬物之中和則工夫亦在
致字上始知中和二字分疏到底者皆未知止用一致
字之妙也
位育之具總在禮樂刑政若曰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

順恐無是理夫春秋之有孔子豈可謂氣不順乎而亂
 賊如故何未聞天地之氣順也至云天地之心亦正便
 是見得天地亦嘗有不正之心矣學者仔細思量果其
 然乎天地而有不正之心不獨乖戾之可虞也竊恐化
 育亦無自而有然自開闢至今生生者日出而不窮曾
 有何時見得天地有不正之心此等語病當細心察識

呂昌言曰此等闢
 解孰敢擬議絲毫

天地何嘗有不正之心有不正者氣之干也天地何嘗

有不順之氣有不順者人之擾也故中和致而位育可
 能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便是位育大作用
 聖人位天地育萬物別無範圍之法止有調停氣機之
 法聖人亦別無調停氣機之法止有匡正人心之法故
 位育之能必歸諸致中和者是無有一人一物不中不
 和故謂為中和之極功而命之為致也孟子歷觀古今
 升降之運而欲以獨力肩之但曰我亦欲正人心便是
 深達子思之旨故自謂為私淑

人之作為能干天地之和而何害乎天地之中能使天地之氣不順而不能使天地之心不正然而育萬物必在位天地之後者是一串話頭所由謂和為已發之中大本由達道出也

既云人之作為能干天地之和亂天地之氣而并使人致疑於天地之心又云匡正人心即所以調停氣機調停氣機即所以範圍天地豈不將育字說在位字前面去了今試看人情所發一不得正并將性字都帶累壞

了蓋性之與情止是一事已發未發混合而為一耳又看中和二字既本率性句來原是說性情流通內外一如之妙則此二字原不可分蓋能位即所以能育能育即所以能位也因有作有為之事業原止做得有作有為一邊其無聲無臭之中常默默自有以相應故位字即在育字之中所以子思于中和之上僅用一個致字若說致中又須致和便是重重分別已不解二字流通之妙且將致字作工夫字面看過便不知此語說在達

道之後全是渾全極至底身分若將致字看作工夫便是打初入手之事下面位育如何做得出來恐子思立言之旨不是如此
位育二字說在致中和之後已全是達道一邊事故中和宜合看而位育二語亦并宜合看也
中和性也位之育之則道矣或曰子思明曰率性之謂道又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是中為性而和為情矣
今日中和性也何也曰子思本未說情但曰率性之為

道耳苟知此矣便是位育亦皆性中之事何也率于性故也
致中和便是達道一邊事位育則達道之效也
既曰致中則非特吾心未發之中而後可以為致既曰致和則非特吾身發皆中節之和而後可以為致如但以吾之心正為中吾之氣順為和則止一人之中而已耳既不知絕大作用皆一致字所包含不惟中和是懸虛的恐位育之能終為虛語今試觀博厚高明悠久洋

洋優優畢竟是何等氣象豈能離禮樂刑政而指為一身之事耶又觀三重以後建天地俟百世川流敦化經綸大經立本知化此豈一身之事耶又觀衣錦章為中庸總結靜存動察而後繼以奏假無言即曰時靡有爭繼以不顯惟德即曰百辟其刑此豈一身之事耶不知絕大作用全在致字但謂一人之心一身之氣足以幹當此事恐與執空談道者無別

孟子好辯章言天地有一番氣運即言聖人有一番裁

成輔相及至自叙則曰我亦欲正人心便可知後世之治亂皆人心之邪正使然故舍正心而言位育皆無據者耳
參贊位育皆充塞一邊事皆聖人之大用故謂四子書為聖人言道之書道也者達之天下者也至其所以然皆天性一邊事至精至神至變非周易莫之明矣
致中和的致字是從無思無為推到有作有為之極若作由戒懼而約之由慎獨而精之便是從有作有為之

時返到無思無為裏面去豈非倒說了况戒懼慎獨原是說存養省察工夫致中和是說達道蓋性是無思無為之地是有作為之本達道是有作為之事本無思無為而來即孔子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妙也戒懼兩節是在將動未動時扶而正之使不至岐趨耳到得致之而位矣致之而育矣便是極大作用安可返說向裏邊去

呂昌言曰推解致字曲體精深無微不至非功幾一貫者烏克如是

子思分疏大本達道不是要將大本達道分而為二止

是要將大本達道合而為一故說大本不是說凝住不可達之本便是說未達之本所以竟將未發二字說在中邊將天下字說在中邊將喜怒哀樂亦遂說在未發邊說個未發便有能發者在也說達道不是說空空之達便要說大本之達所以竟將和字說在發邊于發處反不言喜怒哀樂直領未發之中字來發由中發則有所持以往是和亦中之所本具者也故中和兩字俱屬大本一邊和亦中之所涵而已果使中和克到極至處

則道斯達矣且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到得融通地位內之與外原無可分中庸為子思傳道之書這便是子思親承的旨便是一貫之道所以前面從天性說入道中間只用一個率字率者順也道必有所自來和必有所自出不知此義何由知聖人之一貫故致中和三字斷不可分蓋和之一字即中之所蘊即天性之至精故以為率也

愚夫愚婦孰則無情終不可以言和非其率于大本者也

和字來歷不知落處則不知孟子性善之說則不達聖人之道

孔子釋乾卦其元亨利正四字固皆止說賦予一邊尚未屬在人上然其解說利正既以為各正性命便以為保合太和夫各正性命非人物受生之始乎然已有太和之保合存焉則和之即中而具也審矣文言謂元為善長及其言亨便以為嘉非善而曷以嘉乎及其言利便以為義之和非由長善之一元保合之太和而奚由

和乎只因天命賦予之初全是善幾全是太和所由曰
繼善成性子思深達此旨故其說性但從天字說起下
面止用一率字便遂說出道來總由元善保合之太和
順流而出不旁雜不岐趨者也孟子深達此旨故遂說
出性善
孟子之性善原于子思之中庸子思天命一章原於孔
子之易蓋在天之元亨利正全是賦畀之事繼善成性
皆後起事也在人之元亨利正全是率性之事發皆中

節皆後起事也自資始統天至保合太和始露出性命
二字言賦畀也子思所云天命之謂性是也自善之長
至正固足以幹事中間標出四端言秉受也是未發之
事觀足以二字可知矣子思所云率性之謂道孟子所
云四端是也元為太極在蘊而未宣之地其曰萬物資
始只說萬物之所仰賴在此中耳元字本位到底不曾
說著在人但說善之長只如云大美之聚諸善發源此
為始初處耳因其本無可言而實為大美之聚故孔子

善之善之者美之也嘉亦善也和則其善而可嘉者也
逮于利貞各正性命遂以為保合太和非此是善是嘉
而孰善之孰嘉之乎後面說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善
故美也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正所以美之也孔子但善
之嘉之美之以大哉贊之而已并未有理之可言也可
知後人攬入理字其不可以言性也明矣至于氣質之
說原本于幾善惡三字竟與性惡無異恐未深悉孔子
之旨

子思發皆中節之和孟子之性善皆本孔子太和二字
來一元之蘊既為太和故以為善之長子思率性之謂
道率此太和者也試觀後面發而中節便謂之和此和
由外襲乎若使襲之于外則不得謂為發矣發也者本
其內之所蘊而言也如爆竹中含火氣然後發而爆裂
泉源中含水氣然後發而為江湖也因其所發之和而推
本于所蘊之和則孔子保合太和之說明矣孟子之言
四端曰非由外鑠我也豈其未達於孔子子思之旨乎

尼山授受一脉相傳不差累黍由太和之說而有率性之道由發皆中節而有性善何嘗走作絲毫故言性學者六經四子書盡之此外則未之取也中庸全部皆言道用其體只未發之中四字究非可以言傳費隱章說費又說隱隱矣而何可言乎後惟至誠盡性章一提性字說到未發之中而所以能盡其性者卒莫之能言也故中庸言道之書也孟子私淑諸人其好辯章與性善養氣諸章全從中庸

得力故參贊位育大事功惟孟子做得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反即相背之說言與君子不同爾小人之中庸也不必添一反字天命之性秉彝之德是人人同具的雖小人原不以中庸禁之蓋人性本善原不因小人而有惡故人至牯亡之後平旦之氣要亦有時呈露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此君子小人雖因上文而重列其人却只在時中無忌憚五字中看出若說既為君子既為小人則是君子小人在天地間竟

成自然之品行了須知此二句是倒裝文法隨時處中政是中庸政是成其為君子處無所忌憚政是反中庸政是成其為小人處此處亦不必添又字若必添一又字請問隨時處中無所忌憚之外更有成事可成君子小人入內其間小人然不與中斷禁之蓋八卦本善費隱者道也費而隱則貫中之一也中庸言道皆在用邊故先從費字說起其隱則費之不可知者而已曾子之唯不能向門人直措一詞為其隱而已矣

語大莫載語小莫破若將大小看作兩件便不是了但將大小合而為一方是聖人之道後面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須合攏作一處方是正旨

以禘嘗配郊社以事先配事天此便是本天本祖之意探生人生物之大原而合以致其奉若之誠此治國之所以不難而孝之所以達也然非匹夫匹婦所能解說故或人問禘孔子但曰不知鬼神二字不必分疏鬼者歸義也神即鬼之靈處詩人

之稱先祖也謂之曰神言其靈而已矣神罔時怨神罔時憫是也蓋天地間萬事萬物皆離不得陰陽神陽而鬼陰者也陽德善動而善遷非陰以凝之則不聚故鬼神者鬼之神也

鬼神合而言之只是天地之至靈而已鬼陰而神陽鬼而靈矣政以幽杳虛暗之中不可測也中庸言誠字最親切處無若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及誠者自成不誠無物數語當與天命章參看

誠明原不相離曾子之明德政此明字無明則誠為無用之物無誠則明為搜索之具耳孔子嘗合言知仁便是如此如以虛靈二字相配則誠即虛也明即靈也惟誠始能盡性惟盡性始能參贊此便是位育之旨總離不了知明處當若節節次次不能分晰明了如何做得出故智者不惑是學聖者第一緊關事

知仁勇三者雖是性之德然費隱數章却是實拍拍地言性不然則天命源頭何以打得通後邊位育事功何

能做得出限天命之謂性之所涵故一成已便能兼之張子之西銘及孔子問禘章與中庸郊社之禮節皆是此旨知此則可知性量之廣大不可限量而孔子天下歸仁及子思位育之極功非虛語也而子思見乎著龜動乎四體天地自然之明即誠而具所以謂幾者動之微也民之於性猶水之於火也水之將至其氣必寒火之將至其氣必熱冬之將至必

先有秋夏之將至必先有春此皆幾之動于微而顯然可據者也聖人立卦揲著之法皆不踰四象以萬物之理攝于陰陽少陰少陽即太陰太陽之幾也一歲之氣止有寒暑二者而已是陰陽之別也然暑不遽暑必先有春寒不遽寒必先有秋此皆氣之先見者也所由有太少之別而仰子遂於每件打成四截矣末章說不顯推極於無聲無臭以發明天載此處豈容得一理字故知性字之解只天命之謂便是若另添注

脚便非
中庸以天命章為主其下皆此章注脚也知仁勇則性中之德所以戒懼慎獨者也是第二節第三節注脚費隱數章則大本達道性情流通之故是第四節注脚自誠明以下以人道形天道便是表章聖人中和極至的身分便是致中和注脚自祖述以下說入天德便是位育注脚然必本諸三重及敦化之大德川流之小德者政修道之教不離夫禮樂刑政者也

中者虛而肆應之謂庸者凡民可能之謂
中庸一書除首末兩章外所言皆修道之教莫非言性中之道也首從天性說起是探原之說便是子思絕大本領知化原所自起末章歸本於天便是內外同原顯微一致之妙與易繫之首章大略相同非子思親傳聖道那易辨此集注詳言修道之教而略于天性陸子詳言天性而略於修道之教煦以為必兼本末身體而詳味之庶于子思之意者相符予于周易探索五十餘年

覺得乾坤兩卦皆言天性悉屬未發之中其坎離震兌
四卦是性天之方動正一元之將亨已是將發之候然
猶未離乎本故予函書所釋皆發性天之旨與他卦迥
別自餘乾坤六子錯雜之卦則皆言修道之教也學者
讀書須將六經打通知是一個道理方稱合拍同氣
朱子曰子思作中庸首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
萬化皆從此出照按此是將道字看作所以然之意豈
知這是一串話頭至于道則全在用邊是本末俱備非

專言本也所以後文便說出達道便全說在既發之後
位育兩言非達道之用乎

雲峰胡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
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
各具一太極也照按易之所謂道者是生天之大用故
說在陰陽一邊此天命之大作用也率性之道則人身
之大用渺然絕不相同若但認作一個道誤人不淺邵

子曰心者道之形體方是天命之性的性字方是此道字邵子之外恐未易言也何得云各具之太極與朱子作所以然看相同多因天人之界未能劃清如要劃清當知天命之性此性字便是賦畀之事便是天之作用便是天之道何也此正天之天用所以普遍者也率性之謂道此道字便是繼善以後之事便是性中之作用與天命之性的性字相似何也此正人心之大用由性而出於天命之性由命而出者同也

又曰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于位天地育萬物照按末節只說達道耳子思但用一致字與一貫之旨相同原不是以中和分貼

番陽李氏曰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為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為三言之綱領照按亦是看道字在本上不

知末節止是言道道也者節只是言修道之方由率性而始耳以性字原無明証不可實說故止多說大用一邊至第四節亦止標出一個中字而中庸全部所言則

無非道也

而後其以卦宅氣無明暗亦得實論其五之篇大風

言與直也

三言之臨

中孤一書卦

以中味

此本前只

周易函書別集卷九



總校官編 修臣 吳裕德

江南道御史臣 劉坤

校對生 員臣 劉堅

淡
黃
花
江
雅
香
草
類
草
本
藥
材

110X
504
7